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詩識名解卷十四

錢塘 姚炳 撰

木部

椅

椅鄘風定之方中篇 釋木訓椅為梓郭璞謂即楸陸璣以為楸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為梓梓實桐皮曰椅羅瑞良引說文及郭璞椅梓楸檟諸註斷為一物而四名愚謂椅

乃梓之一種釋木直云梓者從其類耳故傳定為梓屬是也詩小雅其桐其椅孟子拱把之桐梓皆類舉言可證其餘說家通混為楸恐未可據按釋木楸別見又埤雅廣要謂楸莖榦喬聳至秋條垂如絲與椅梓異惟鼠梓樹葉木理如楸舊謂山楸之異者亦名苦楸豈以此而誤耶

陶隱居謂白桐一名椅桐然此詩椅桐明是二木觀湛露分言可見李時珍謂桐亦名椅與此椅不同此椅即

尸子所謂荊有長松文梓者泡桐古謂之椅桐也先花後實故爾雅謂之榮桐其說似當又釋木梧為櫬桐為榮亦自分別今人混呼為梧桐已失其考陸璣乃謂俗稱椅為梧桐其類不愈紊耶

小雅湛露篇 鄭氏以桐椅同類而異名喻二王之後然謂其相類則是謂其同類則非二王之後亦異姓而同爵者以此取喻頗稱但必分諸侯等級求三章興義亦是穿鑿何元子云桐椅又高於杞棘以象其威儀可為人所

瞻仰其説近似然要從離離取喻不必牽杞棘軟高卑也

梓鄘風定之方中篇　蘇頌謂梓木似桐而葉小華紫六書故云江南梓木似桐葉小於桐生子成佩然今桐葉有三稜與梓葉不似木皮亦青黑相殊非一類也舊謂其樹有三種白木理者為梓赤者為楸梓美文為椅則梓之正者乃得專有梓名今依釋木文序椅條庶覽者知所類辨云

梓不可謂楸猶椅不可謂桐韻語陽秋云楸花有香色杜詩楸花媚遠天葢別是一木或謂古凡以皮散者為楸要不得與梓合為一物明矣

小雅小弁篇 桑梓必恭敬猶魯論犬馬有養之意古者民居之制一夫受五畝之宅墻下樹木如桑梓之類既在宅中則出入必所瞻玩故以興父母耳傅乃謂父之所樹是以當恭敬則田間桑麻甚夥豈必一一前人手植耶羅瑞良引伯禽見周公事亦荒渺未足據且與此詩無

渉詩但言梓之當敬而已未嘗言欲如梓之俯而敬也至五行書種梓令孝之説尤無稽不可入解

楰小雅南山有臺篇 楰爲鼠梓亦稱虎梓乃梓屬非楸屬陸璣謂楰葉木理如楸山楸之異者要是形似而實非類也

今附梓屬見梓後

通志謂鼠梓作鼠李且有牛李山李名又合椑爲一物愚按鼠李乃糅木之無實李椑乃烏椑絶非楰類蘇頌辨之云鼠李亦名鼠梓或云即楸然鼠梓花實都不相

類恐别一物而名同則漁仲之誤可知矣

桐

桐鄘風定之方中篇　釋木桐梧分列梧桐乃桐之一種非即青桐郭璞謂桐木即梧桐邢昺以為與上櫬梧為一並誤其専有桐名者則青白岡三者也宋皇祐間陳翥作桐譜又分六種謂紫花者名紫桐花如百合白花者名白桐類穀花而不實一種油桐名膏桐實可厭油一種刺桐文理細密性喜拆裂花側敷如掌體有巨刺如欓樹

實如楓一種赬桐身青葉圓大而長高三四尺即有花花色紅如火無實一種人家庭院所植名梧桐皮白葉青子可噉其槩具見於此

鄭漁仲說椅是岡桐桐是梧桐引陶隱居說云白桐岡桐俱堪作琴瑟因以為白桐者梧桐也材最大可為棺槨故爾雅謂之櫬其說通誤夫琴瑟之材惟取白桐白桐乃葉三杈白花不結子者漁仲以梧桐當之而謂岡桐即椅亦不察甚矣

琴瑟必以桐爲體惟脣則用他木梓材其選也椅又梓之美文者亦取以飾脣非謂其表似桐直作桐爲琴瑟用耳乃或以岡白二者爲椅桐何居

小雅湛露篇　羅瑞良說此詩之桐爲油桐其子可以取油葢因下其實離離云然紫桐刺桐梧桐三者亦皆有實不必定是取油者也陸農師又謂岡桐生於高岡亦謂之岡梧然岡梧乃俗稱此明是桐不應謂之梧總之梧有桐名桐不可以梧名耳

詩意不在桐椅在桐椅之實舊謂以柔木況令儀非也蓋桐實參差懸綴離離可愛君子威儀蹌濟亦藹藹可親此取喻大指耳必謂下垂恭順亦是作時藝穿鑿法矣

梧桐（大雅卷阿篇）釋木專有櫬梧之文郭璞以為今梧桐是也陸農師謂其別名青桐羅瑞良辨之以為桐有青赤白而青桐又有有實無實之辨令人以梧之青亦云青桐蓋假以為名耳然則梧別是一木故釋木專列而無

桐名以其皮青不皺直生無節葉光滑有尖絕似桐故

詩稱梧桐而本草諸書因附桐類分釋今從詩名併列

桐後覽者類族辨物亦勿使與諸桐混可耳

梧固非琴瑟材即棺櫬亦從無用梧者桐棺自是桐木

不可以梧通也釋木梧别名櫬亦其名偶合非以材為

棺櫬之義如必棺櫬之用始名櫬則釋草櫬木槿豈亦

用為棺櫬而名耶

莊子據梧或以為琴或以為几或寓言取早凋之義其

說不一然史記項籍傳莫敢枝梧注云小柱為枝邪柱為梧是柱有梧名也天運篇言倚梧齊物論言據梧倚據之義於柱較合訓琴非是然則以桐梧通稱者乃里俗譌語絶無考據耳

詩明分梧鳳所在不當如傳以髙岡合朝陽為說且其云朝陽者祇取向明之義而已非必定是髙岡之東也令梧桐是處有之山椒亦頗林立安得以髙生為太平之化耶正義因傳說梧桐連髙岡遂謂不言鳳鳴處所

直將詩中鳳鳴一語抹煞矣

釋訓所謂臣盡力者葢取師濟盈廷之況一如梧桐之向明而蕃茂耳傳似認梧生爲盡力之化則非比喻之旨矣何元子云中庸言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孟子言與共天位與治天職與食天禄即此詩託喻莘萋之意是也

漆

漆 鄘風定之方中篇 漆本作桼從水者乃雍州水名然詩書每

通用泒作柒者疑因取汁之義故亦從水為漆與其木身如柹葉如椿花如槐子如牛李出漢中山谷及峽巖歙州皆有之今廣南又有漆樹似小榎而大六月取汁漆物黄澤如金又是一種

漆自古用之禹貢豫州厥貢漆枲舊傳始造自舜故其貢亦始於此周制因之漢書陳夏千畝桼與千户侯等其為利廣矣文公樹此數木不専為琴瑟用而漆於琴瑟則亦以固而飾之今世好古者於其斷處驗新舊豈

舜時五絃之製便用此為塗飾與

唐風山有樞篇 或謂漆可成琴瑟故以興下鼓琴此說最鑿與栗興酒食論同若然則何不兼云鼓琴而只云鼓瑟耶

秦風車鄰篇 序禮樂不可泥陳暘謂阪漆君子所以為樂隰栗君子所以為禮又引禮記並坐不横肱以為並坐者禮也鼓瑟者樂也秦仲始大有禮樂之好是禮樂自諸侯出此大武斷

桑

桑鄘風定之方中篇 桑書謂桑種甚多世所名者荆與魯也葉薄而尖其邊有瓣者為荆桑葉圓厚而多津者為魯桑愚按今桑有白桑雞桑子桑山桑諸名白桑葉大如掌而厚雞桑葉細而薄子桑先葚而後葉山桑葉尖而長類别之則荆魯各有其屬耳因疑釋木所謂桅者當是子桑子桑葉葉皆有子所謂瓣有葚是也瓣即辦字不應訓半今人乃謂一半有葚一半無葚為桅誤矣種植書云桑以構接則桑大然則桅其未接者與

此章通是相地形勢曰虛曰楚曰堂又皆地名不應夾入桑木且下云卜吉亦祗為形勢而卜與觀桑木辨土宜無涉愚疑桑亦地名即禹貢之桑土也樂記桑間濮上之音乃衛音鄘風桑中舊謂沬鄉中小地通典滑州衛南縣衛文公遷楚丘即此城郡縣志隋置楚丘縣屬滑州後改衛南本漢濮陽縣地又郡國志濮陽縣有顓帝塚皇覽云塚在城門外廣陽里而博物記云桑中亦在其中合諸說觀之則桑為衛地當在楚丘之傍與漕

墟相屬故從虛而降觀耳且詩云望楚亦第望之而已猶未身歷楚丘何緣便降至其下察樹木而辨土宜哉劉公瑾云衛詩多言桑蓋衛地跨冀兖二州據楚丘在冀河之東兖州之境則文公所觀所說其桑土之野乎蓋亦見及此矣

三章桑田亦祗作桑中之田言靈雨方零土膏萌動故亟往田中勞勸之此明是勸耕未甞勸蠶故說家以為農桑並勸者非也何元子解觀桑句復補出田亦因其

義有礙不得不曲為通之耳

衛風氓篇　此桑自是寓言鄭氏實指為秋期非也以下文斷之沃若時為仲秋不應猶有桑葚且詩明以鳩桑興士女兩兩相形安得以為實事嚴華谷以沃若黄落為情肴歡弛之喻蓋從下耽字看出於傳顔色喻較合況詩三歳食貧三歳為婦則相隨至相棄曽未數年何至顔色盛衰之速若此耶

鄭氏以秋桑無葚故謂鳩非時而食喻女子嫁不以禮

此總緣秋期之說而強合耳

鄭風將仲子兮篇　呂東萊謂孟子樹墻下以桑則桑在墻下引證適合愚又謂云里云牆云園皆取同居之義於叔段極有關照所謂蕭牆之内是也

魏風汾沮洳篇　鄭氏前謂國君采菜已非兹更謂其采桑尤無理夫治圃猶男子之事親蠶則婦人之職魏君縱極鄙瑣未有身遵微行而躬代婦職者以致陸農師侵蠶侵繅之說浸淫益甚直堪一噱

魏風十畝之間篇

閑字釋文及穆天子傳註皆作閒自是休暇之意魏國小政促民不安居故有避世之想欲得十畝而閒居耳傳頁謂地隘無所相避以至男女雜沓無别不知於閑閑義何取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禮記疏云徑一步長百步為畝折而方之則東西南北各十步種桑之地亦寛然有餘矣何至一家聚桒十畝便男女不可復别且亦何至如華谷所説十畝之桒鮮所可采徒閑閑然無所得而空歸如是耶

何元子引晉語子犯謀桑下殺蠶妾之事以實此詩觀與子還逝二語恰似姜與犯謀醉載同行情況然蠶妾已除不應有閑閑之象未可據以强證也

字書泄泄弛緩貌又散也十畝之外則地又寛廣采桑者散舒自得較閑閑更覺從容矣傳訓多人於字義絶不合正義乃謂地旁徑路行非一家則豈十畝之間定是一家所有耶以此益證十畝之非削小之説也

唐風鴇羽篇 傳依釋言文解苞栩之苞為稹鄭氏以為稹者

根相迫迮綢繆也於苞棘苞桑義同故不復釋愚謂據孫炎叢生之解亦當指枝條言桑枝繁茂叢起故鴇集於其上若根雖迫迮綢繆於集者何與且使以根本堅緻之木而鴇集之其安甚矣奚言危若即易否卦上六有苞桑之占蓋桑枝柔軟不能繫集故云其亾與詩意正合說家皆以安固之義為解恐非其旨

秦風車鄰篇　或謂以桑興下文其亡者桑之為言喪也此蓋本劉向祥桑傳會按喪亡之喪去聲乃喪本音其陽韻

則變音也先有喪亡之喪傷其亡而後有喪服之喪今欲泥下亡義以桑通喪亦誕甚矣且詩以桑楊興君子至鼓簧句為一截未嘗興及其亡也不然則漆栗二者又於臺義何居

秦風交交黄鳥篇 陸璣謂黄鳥當葚熟時來在桑間故里語云黄栗留看我麥黄葚熟否則黄鳥固有時止桑特非其所恒止處耳舊以桑人所常採鳥性見人則駭為說大是穿鑿

曹風鳲鳩篇　正義謂子自飛去母常不移此取首章儀一義合序刺不壹之旨然詩以鳲鳩均養起興於在桑之文無涉況其子有七則所棲自非一木惟養之者均平故在梅在棘在榛各得其所以順其性不致羣集桑間以求食於母爾首句每章重言不必泥作専壹解也

豳風七月篇　蠶桑之候相待蠶稺時桑亦正柔非謂因始生之蘖而别求所爲柔桑也懿無深義何元子云爾雅説文皆訓懿爲美以之言筐猶言精緻是也

條桑舊謂斬條於地就地采之則是下文斧斨之伐矣愚謂條長也解如厭木維條之條言蠶月之時桑枝正條達可以采而伐之正為下斧斨張本耳

嚴華谷云桑樹之高大者其枝條遠人而揚起人手所不能及故取斧斨以伐其條然後就地采其葉而棄其條即上文所謂條桑也此說最明要之斬條就采乃從斧斨之伐看出不可以徑解條桑耳

女桑自是小桑之稱釋木訓為稊桑𢜹稊與荑字不相

通傳易作荑恐誤正義又通枯楊生梯爲生荑以爲葉之新生者取合女桑則尤誤矣

掎角之掎從手鹿善決驟故角而掎之若桑乃植物枝條柔軟隨人女桑更其卑小者何用此掎角束縛耶補傳通猗作倚取猗重較猗畝丘爲證其説近似挾倚有傾側之意猶甘棠之言拜也桑樹弱小者攀其條使傾側就採見其不用斧斨之伐耳

豳風鴟鴞篇 桑土之土韓詩爾雅註及石經皆作杜方言云

東齊謂根曰杜又字林作𣎆云桑皮也則桑土之為桑根無疑者要非桑根在土之說耳或謂取桑根和土膠結成巢此不學人語

豳風東山篇　此桑野疑亦是桑中之野東征時所經歷者不當況言桑麻之野也羅瑞良乃以為蠋雖蠶類而不食桑亦因於言詩矣

烝之本義訓衆況蜎蜎之動其非一蠋可知此與烝在栗薪無二解嚴華谷以為喻獨宿不當取衆不知彼對

室家為獨宿耳否則東征軍士不知凡幾而云獨耶

小雅南山有臺篇 陸農師謂沃若之桑以貴乎山有光之象此較珉詩容色之喻更强合詩意不過以桑楊有用之木興君子有用之材光邦家正其材之有用處耳豈可泥光以求桑之解耶

小雅黄鳥篇 何元子又援劉向祥桑之説以為桑非悪木而字音不佳故以為醜太戊時桑穀俱生謂之不祥此詩首章言穀次章言桑其醜可知此大謬也漢時儒者好

言五行禍福之事每多臆測如太戊時所見其哭不在桑穀之生而在七日之拱今乃傅會以桑為喪亡之兆誣矣夫黄鳥食葚自止桑間特以非時而處故託為禁語而去之耳

小雅小弁篇 小舊謂桑梓為祖父手植已非羅瑞良更以梓屬父而桑屬母以為桑者母之所事以供蠶繅則尤傅會矣

小雅隰桑篇 隰桑木原隰皆有然亦隨所見言如秦風所見者

阪則言阪有此所見者隰則言隰有正不當泥為君子在野之喻且汾洳十畝皆是隰地桑木於隰為宜大抵在隰者多又不必如舊說以原為對耳

次句明言其葉則有阿自以枝條總言然阿難二字合言之即萇楚之猗儺韻會小補作㛍娜訓為弱態是也正不必分美盛二義求解涵泳二語大有偏反自得意當取下樂字傳箋謂庇蔭利人此可以言凡樹不可以言桑夫植桑豈所以休蔭者耶

傳訓沃為柔義以阿難之狀推之其説為近如六轡沃若亦取柔從之意是矣或云肥也故土不磽曰沃壤幽色固近黒然謂桑葉茂盛而柔軟其色純黒則不可通矣愚謂幽乃幽隂不可以葉之色言惟葉盛密則隂濃而幽所謂桑隂是也

小雅白華篇 桑性斬伐始茂今田舍多取以為薪如七月斧斨之伐葉既飼蠶則榦自供爨理所必然非獨以為善也何元子引程大昌剝桑之説以為為薪者桑之附枝

乃庶妾之比亦不必然蓋樵薪本為烘燎之用烘煁則桑薪得所宜今妻妾易位貴賤相陵曾桑薪之不若耳或牽合坻詩謂鳩食葚則淫以刺褒姒淫亂不能不先為嘉木負屈也

大雅桑柔篇

釋言謂旬為均均則徧故說文亦云徧也二義自通若劉訓爆爍雖見釋詁文而義難解惟蘇子由援商書無盡劉左傳虔劉為證訓殘近是蓋將來而至殘盡也周頌遏劉亦作勝殘解與此字義畧同何元子引

豳風七月詩爲䣛以爲采蘩祁祁所謂采也猗彼女桑所謂捋也取彼斧斨以伐遠揚所謂劉也取證亦確桑葉雖茂而或采之或捋之又或劉之則無遺棄喻王之於民所以殘削之者無所不至也詩意盡此故下徑接云瘼此下民

魯頌泮水篇　說文專以桑葚之黑者名爲黮解之者云葚有黑白二種以黑者爲美故稱黮泥矣黮本黑之稱讀若

醰上聲莊子人固受其黮闇柬晳詩黮黮重雲是也詩

特借通作葚耳詎可專謂黒葚為黮耶

泮林鴞黮通是寓言何元子以為泮林有此桑黮亦可貴之物何其固甚

檿大雅皇矣篇　檿為山桑顔師古以為桑之有點文者其用亦主飼蠶故禹貢青州以檿絲為貢蘇子由謂山桑之絲惟東萊有之以之為繒其堅韌異常萊人謂之山繭蓋即今所呼焦繭是也考工記工人取榦凡七檿居於三又其餘用耳

柘大雅皇矣篇　柘亦桑之一種禮月令季春命野虞無伐桑柘柘與桑並言可見性喜叢生幹疎直葉圓有尖結實如椒名佳見古今注但其枝條柔弱婀娜葉大僅如掌䖈宗奭謂其木理有紋亦可旋為𣜩是也古史考載烏號弓以柘枝為之故弓幹以柘為上然此但取韻不辨良否陸農師謂先㕓後柘即駉篇馬序鑿論耳

此但開闢荒徑非是布列室家與公劉卒章不同公劉明有止旅之文此則僅如頌所謂有夷之行云耳既是

刋除險阻則於衆木自當去其惡者存其美者故巖華谷分作屏修平啟闢為除去其木攘剔則成長其木義各有别是也且如衛文徙楚猶皇皇樹木為百年大計令岐西新定不為小民謀農桑之本而若檿若柘務所誅鋤雖險阻刋除將何所賴以安其室家也哉

檜

檜衛風竹竿篇　檜乃栢葉松身其松葉栢身者為樅此釋木明文不可混也檜大段似栢其葉亦如細杉謂之柏葉

松身者對縱而言勿泥可耳羅瑞良謂有一種別名檜柏不甚長其枝葉乍檜乍柏一枝之間屢變此即柏之種非檜也其材亦鮮大者左傳翰檜乃棺傍飾非為棺之木詩亦但稱楫而已不徑言舟也

正義謂檜書禹貢作栝又字書別作桰愚按釋木無桰名亦無栝名說文專訓桰為矢桰不訓木此必有據禹貢杶榦栝柏榦為弓榦則栝亦當為矢栝杶柏皆弓矢之材謂之栝柏者錯文耳然則謂檜別名栝又謂檜有

栝音俱未可信

玩此詩上下詞旨但摹寫故鄉風物無一託喻之意傳箋通作寫言以舟楫之配喻男女之合非也檜楫松舟乃是麗語猶云桂棹蘭槳而已觀下徑接駕言出遊明是乘此舟楫以遊故地則其非託喻顯然矣駕猶言乘舟車通用子瞻賦駕一葉之扁舟是也嚴華谷别謂乘車出遊則與檜楫松舟句不貫亦未是

松

松〈衛風竹竿篇〉松別作枀不作棨棨乃榕樹南方巨木也說文以棨同松誤其樹礫砢修聳多節皮粗厚四時不改柯易葉二三月抽蕤生花長四五寸結實狀如猪心疊成鱗砌秋老則子長鱗裂葉有二針三針五針之别出遼海者子大可食謂之海松子是也

通雅云方書言松為五粒粒當是鬣誤李賀有五粒小松歌從鬣為正是也按太平廣記謂五鬣松皮不鱗俗謂孔雀三鬣松又李衛公言二鬣松與孔雀松别皆作

鬣可證此蓋以音似誤通者

鄭風山有扶蘇篇 松生於山有凌雲蔽日之勢且釋木謂木下句為喬其枝柯屈伸偃仰蟜若游龍而正義反以枯槁為說以妃放縱之龍草則非其旨矣愚謂山有名材隰有文草猶人之有子都子充皆其可羡者故類舉以為喻耳

山隰分言不相比例嚴華谷必以名材凡草對勘非也此當與同車之詩同旨鄭忽不婚於齊而他娶故序謂

其所美非所美詩取橋松四者以喻子都子充蓋指齊女而言見山隰各有所應有正破他齊大非吾耦之說

小雅斯干篇　一說竹苞松茂皆表此地景物之美乃枚舉之詞其言如者孰如之主下文兄及弟矣為言兄弟相好則其根本堅固而不可拔其枝葉茂盛而不可替所以擬之竹苞松茂也其說似合

小雅頍弁篇　三章變松柏言松上亦祗取叶句蓋古韻通也

何元子有柏視公之語膠於其胸因別松上為專責王

之詞非是

兑傳訓易直集傳訓通達嚴氏訓悅澤三說互<sub>大雅皇矣篇</sub>

異按松柏霜榦礫砢鮮滑易調直者商頌丸丸訓易直

彼自為宮室之木云然此不當以易直訓也兑有經路

門闕之象則通義亦自有說然謂行道通則可謂松柏

通則不成語矣悅澤亦取卦義要不可以强合松柏愚

謂兑與隊通用通史王毛仲牧馬每色為一兑注兑隊

同是也以言松柏則亦茂長成行之義緜之傳訓兑為

成蹊與此集傳義同

魯頌閟宮篇　按郡縣志徂來山亦曰龍來山一統志在濟南府泰安州東南四十里水經注鄒山記云在兖州梁父奉高博城三縣界今猶有美松

傳訓舄為大貌王肅以為無雕飾文章徒見彊大至孚固義何元子謂通作寫禮記䍐之泝者不寫其餘皆寫注訓寫為倒傳之又或加水作瀉考工記以澮瀉水義與此同屋之有桷其形斜長首高而末低所以瀉雨水

故云有舄此又一說

商頌殷武篇 傅訓梴為長按說文以梴為長木室之深廣者其椽必長是也

木瓜

木瓜衛風木瓜篇 木瓜一名楙大者如瓶其木可以為杖花作房生子形似栝樓蘇頌謂即榠樝之類蔕閒别有重蔕如乳者為木瓜無者為榠樝是也陸農師諸說家俱以榠樝為木桃木李葢就其類言耳六書故引釋木文

楙木瓜也或云冬桃然冬桃别名旄見釋木不與楙同未可混

或駁初學記六帖於果食木瓜門皆引衛風木瓜之詩為誤謂詩以木為瓜果如画餅土飯之説果爾則其欺我褻我甚矣而反答以寳貴之物此情理所必無者且此詩為衛人欲厚報齊桓之作夫桓之於衛德亦大矣救敗存亡又遺以車服此奚翅木瓜桃李之投而乃比之画餅土飯反自多其報瓊之厚豈詩人忠厚之意與

傳謂木瓜爲可食之木然投贈正不取此意今惟用以製釀及療筋轉用之不可與桃李例言郭璞謂其酢可食疑亦榠樝非木瓜也以此爲投蓋猶茝蘭紉佩取芳臭以相遺耳或引古語云棃百損一益楙百益一損報人之道宜有以益之則并及療筋諸說益非其旨矣木瓜自爲衛人思報齊桓之作故孔子謂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賈誼新書載繇余之說亦以施報言又左傳韓宣子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

瓜思報德也皆其可驗者

檀

檀鄭風將仲子兮篇　檀有黄白二種皮青而澤肌細而緻體重而堅木性彊韌葉類槐論衡云楓桐之樹生而速長故其皮肌不能堅剛樹檀以五月生葉後彼春榮之木其材彊勁車以為輻是也陸璣謂與繫迷相似繫迷一名挈榼梭檡木有擈榼郭璞以為大木似檀鄭漁仲謂俗呼擈樹其木如檀子大如梧桐子而黄則挈榼固與檀

相似者

或謂檀彊韌之木亦以比段然詩之取喻却不重檀乃重園内之檀以為兄弟之比耳

伐檀

魏風伐檀篇 坎坎傳訓伐檀之聲為是非用力也木之堅者伐之聲洪而壯故兗丘云坎其擊鼓伐木云坎坎鼓我皆可證或以坎為險義曲解作經歷險陷以伐之則後章伐輻伐輪是已取材而製器矣而猶曰坎坎何耶何元子謂伐檀為衛國女閥傷怨曠而作以檀比其夫

以河自比此出陳暘樂書述古琴曲然通詩詞旨絶不似婦人語且夫婦相處令雖暫離終必歸其居室豈如檀輻河干之適然莽值已哉琴操載古琴有詩歌五曲伐檀與鹿鳴騶虞鵲巢白駒並傳有大戴禮投壺篇謂凡雅八篇可歌亦列伐檀並難深考

小雅杕杜篇　此舉車之最堅者以為言堅車而亦敝則其時之久力之瘁可知徐鍇謂車敝則木連及韋革金鐏起皆起若敗巾故字從巾為幝也

小雅鶴鳴篇　此主求賢言檀蘀並列美惡判然以喻求之不可不慎蓋樂其園之檀即當别其下之蘀勿使雜進而後真賢得升於朝耳若說向求理便腐

蘀為他木敗葉與下穀對舉明非檀葉可知且使檀而為蘀是賢者而淪於不肖之喻矣奚以反樂觀之何元子謂檀葉凋零為賢者衰謝之况則又不應閒埜閒天聲名之著若此自當以良楛分觀較合

大雅大明篇　傳訓煌煌為明於車無取即解為鮮明義亦但

可言旂幟之屬此則專云檀車而已愚按煌與皇通煌煌猶皇皇著盛之象言兵車張皇赫業也故韓詩外傳直作檀車皇皇

扶蘇

扶蘇鄭風山有扶蘇篇　傳謂扶蘇為扶胥然其名無所考何元子謂即管子所説之扶通作榑為榑桑於蘇字又無著落均未可據要以下三者各專一物則此當有所指非僅如扶踈四布之空語耳

何元子駁傳謂下篇喬松是喬木則扶蘇非小木通論云蓋謂枝葉扶疎乃大木也扶蘇喬松比子都子充荷華游龍比狂狡義甚明然人不敢為此解者以荷華亦佳卉也宋儒尤重之以周茂叔愛蓮故不知詩意止以在山之高大者喻美在隰之卑弱者喻不美初未甞拘自解者拘之於是不得不以扶蘇為小木而以喻不美以荷花喻美下章則又以喬松喻美而以游龍喻不美使山隰倒置比物錯互非也

柳

柳齊風東方未明篇　柳陶隱居謂即今水楊柳唐本草駁之云柳與水楊全不相似水楊葉圓濶而尖枝條短硬柳葉狹長而青綠枝條長軟陶以柳為水楊非陳藏器又謂江東人通名楊柳北人都不言楊楊樹枝葉短柳樹枝葉長而李時珍則以為楊枝硬而揚起故謂之楊柳枝弱而垂流故謂之柳蓋一類二種也據說文爾雅則楊可稱柳柳亦可稱楊故今人猶并稱楊柳余宗種樹書

又謂順插為柳倒插為楊諸說紛紜皆未盡當愚謂釋木文柳類甚多有河柳澤柳蒲柳諸名而楊僅列柳之一則楊為柳屬柳不可言楊屬明矣說家多謂柳有小楊水楊垂楊之稱並未足據

或謂古詩南楊北有柳分為二其合稱楊柳蓋兼楊與柳言之非楊即柳柳即楊一物異名也愚按此僅別柳與楊為二而不悟柳為總名楊乃柳之一種所謂知其一未知其二者今俗通稱楊柳不知此乃蒲柳專名耳

柳春初生柔荑即開黄蘂花至春晩葉長成後花中結細黑子及蘂落絮出如白絨因風飄揚如雪則柳絮非花也至萍蘋自有種非柳絮所生今詞章家稱絮為楊花及以萍為一物變化者並非

齊民要術云凡作園籬法高七尺便足匪直姦人慙失而返狐狼亦息望而迴其種柳作之者一尺一樹初時斜揷揷時即編數年長成共相蹙迫交柯錯葉折似房櫳則柳正為藩之木傳箋乃謂柔脆不足為樊比狂夫

之不能知時則非其旨矣集傳以狂夫瞿瞿屬樊圃解直比不能晨夜二句義捷而當

折柳折字即齊民要術中編字乃所以作樊使之共相蹙迫要之仍是生柳耳蔡元度謂以柳為樊而生之不足以為固故折柳者柔之至也解誤

小雅小弁篇　柳盛蜩多嚴華谷以為物皆有依是也此緊對下不知所屆言蓋蟬鳴于柳草生于淵各有依託今空由被放無歸如舟流之靡所屆極則安得菀柳以為蜩

鳴之所淮淵以為萑葦之地哉

小雅菀柳篇　郝仲輿謂楊之垂者曰柳柔脆之木也桑車亦曰柳日酉亦曰柳昧谷謂之柳谷蓋顏耿喪亡之比愚按釋木文松柏醜茂桑柳醜菀所謂發而成暢茂積而成菀結是也柳以菀言自取其垂蔭之繁反喻王之暴虐無親耳必謂比顏耿喪亡則於菀義何居

杞鄭風將仲子兮篇　此釋木所謂旄澤柳也陸璣云生水旁樹如柳葉麤而白色木理微赤故今人以為車轂孟子猶

以杞柳為桮棬即此嚴華谷辨之云詩有三杞將仲子無折我樹杞柳屬也有臺南山有杞湛露在彼杞棘山木也四牡集于苞杞雅杕杜北山言采其杞四月隰有杞桋枸杞也其辨甚晰

楊秦風車鄰篇 楊為柳屬之一釋木所謂楊蒲柳是也與澤柳河柳文並列可見舊說或以柳為水楊又以楊為柳之楊起者並誤鄭氏解揚之水束蒲謂即此楊則誤之又誤矣

陸璣云蒲柳有兩種皮正青者為小楊紅者為大楊陸農師以為有黄白青赤四種則又從楊之類屬分之耳何元子謂此詩之楊當指白楊白楊墓上所種以興其亡此較桑說更幻果爾則有臺之楊何以反興萬壽其於黄青赤三者又安所指耶

陳風東門之楊篇　傳訓牂牂為盛於字義無解何元子云楊木有四種以牂牂推之正謂赤楊牂乃赤色羊也前漢書天文志云牂雲如狗赤色又太歲在午曰敦牂午亦火

德其色赤則牂為赤色明矣引據皆確存其說
何氏又援周禮肺石注云肺石赤石也疏云肺屬南方
火之色赤肺亦赤葉之色似之比牂為深此於赤義亦
有據或讀若弗與芾通叶下晢晢本音淛也芾有赤芾
朱芾楊葉之色似之其說並存攷
陸農師别牂牂為盛肺肺為衰以言嫁娶之暮此强解
耳肺無衰義可通且兩章詞音無别何云一盛而一衰
耶蔡元度又謂牂從羊言美而未大肺為金臓言其已

成所以刺婚姻之失時尤穿鑿無理

霜降逆女冰泮殺止古婚禮所傳可據至周禮仲春大會奔者不禁乃為過時者而設也此詩云失時蓋失昏旦之時所謂親迎而有不至者不然亦揚霜降則葉赤詩言牂牂肺肺正霜降後矣而顧失時耶若鄭氏以楊葉牂牂為三月中則溺於仲春婚姻之說因并誣物候耳

小雅采薇篇　傳專釋此為蒲柳甚當以其為柳屬故亦得稱

為楊柳非兼言楊與柳也今人不問蒲澤之類統呼楊柳可哂詩云依依則柔條初長婀娜可人正黴柔之候為往戍時矣

小雅南山有臺篇　陸農師謂鬱彼之楊以貴乎山有光之象此較桑更强合桑猶有沃若光澤之稱楊益難通矣

小雅菁菁者莪篇　楊木不堅實性輕善浮舟之用利之故云載沉載浮言其與波上下耳嚴華谷云舊說沉物亦載浮物亦載韓退之亦從之且詩中載馳載驅載笑載言載饑

載渴載清載濁載飛載止凡言載皆則也不當獨以此為載物於舟是也

楊舟喻諸侯紼纚乃喻天子之寵賜正下所謂福禄膍之也鄭氏以為治民禮法之喻何哉　小雅采菽篇

檉為河柳陸璣云生水旁皮正赤如絳一名雨師枝葉似松鄭漁仲謂又名春柳一說檉得水則垂如絲師當為絲譌非如羅瑞良應雨之說寇宗奭謂人呼為三春柳以一年三秀也花肉紅色成細穗河西者　大雅皇矣篇

戎人取滑枝為鞭亦謂之赤檉木以其材赤故也鄭氏因材可卷為盤合之說通䕶落為一此因郭註而誤駁見至赤楊當即是檉故杜詩亦稱頳檉今漁仲分為二釋揄未可據

檉柳性喜水故多生河傍然平原廣陸中亦時有之六書故謂詩言啟土不宜先河傍此泥也且太王率滸至岐凡所經過之地必須開闢以便行李往來又安知不河傍折柳俾勿礙行塵而猥云平原廣陸之是啟也亦

見之固矣



詩識名解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詩識名解卷十五

錢塘 姚炳 撰

木部

榆

榆唐風山有樞篇陸璣謂榆之類有十種葉皆相似皮及木理異爲愚按榆有大榆刺榆白榆姑榆柘榆朗榆梜榆柳榆郎榆諸名大榆出北方木性堅韌皮汁滑二月生莢

亦稱莢榆其莢飄零又稱零榆皆大榆別名也刺榆即此章樞白榆即陳風之枌（俱詳見本條）姑榆即廣雅山榆一作槔榆釋木謂之無姑說文謂之梗柘榆即刺榆別名朗榆郎榆並見廣志分有莢無莢二種或云有朗榆無郎榆郎即朗之譌耳梜榆莢葉味苦不如凡榆齊民要術稱梜榆刺榆凡榆三種色別種之勿雜是矣椰榆陸璣謂即大東之檴（附見駁後）茲從舊說以榆冠其類而列樞枌檴於後以俟覽者

何元子引雜五行書謂舍北種榆九株蠶大得又榆種至十五年後中為車轂詩人因下有車馬衣裳之咏故即榆以起興此尤傅會夫衣由蠶而致車由木而成推本言之已是贅語乃更推及蠶所由宜木所利用者以轉相牽合如此索解作詩者之心亦太苦矣

樞唐風山有樞篇樞釋木作藲訓荎郭璞以為今之刺榆是也陸璣云其鍼刺如柘其葉如榆瀹為茹美滑於白榆齊民要術注云世有刺榆木甚牢韌可以為犢車材梜榆

可以為車轂及器物凡種者直種刺梜兩種利者為多其餘軟弱非佳好之木按二說則樞固榆類之佳者矣榆為西北之木今隴西有榆林驛唐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恒山之西樞榆皆其所產分山隰言互文耳篇中總以兩有為興如車馬衣裳貽公所皆得自有者亦在其能自用之而已羅瑞良言江南無榆但有樞晉風則兼有之其義可以說詩

枌（陳風東門之枌篇）按釋木榆白枌嚴華谷云爾雅謂榆白為

枌陸璣誤謂榆為白枌枌乃榆之白者無緣榆又為枌之白者此可謂善讀爾雅者矣

郭璞謂枌榆先生葉後著莢而李時珍謂白榆木正高大未生葉時枝條間先生榆莢形狀似錢而小色白成串俗稱榆錢後方生葉似山茱萸葉而長其說互異

陳風多言東門當是陳人所遊息處故榆楊並植於其際可以休蔭而舞者羣聚焉亦猶鄭之溱洧為士女相謔之所耳

此男悦女之辭鄭氏以男女别二章非是愚謂子仲之子即不績其麻之人東門宛丘即市三章所謂視爾如荍正指婆娑者而言陸農師分道舞市舞尤無謂

附
穫
小雅大東篇
鄭氏見釋木有穫落之文因易傳訓木名此大誤其後郭璞註爾雅因云可以為杯器素者陸璣以為今椰榆鄭漁仲謂當是樫杉以譌傳譌皆謂是一木之嵩名矣不知爾雅之訓落猶傳之訓刈也釋木文若樸枹者灌木叢木自弊柛立死椔之類皆言木之情

狀非實指一木言穫落亦其例耳此詩謂已穫之薪生意既槁不可復浸猶已勞之人財力既竭不可復役喻意自明無所疑似因附駁榆後庶覽者知所類别云

栲

栲唐風山有樞篇栲說文作㭊釋木謂之山樗實非樗也樗無山田之分總謂之樗而已此云山樗乃栲别名不當以樗類求之猶方俗因其似櫟遂稱栲櫟亦非栲與櫟一類之説俗語舉相似者以櫄樗栲漆並言則栲之似樗

而非樗明矣陸璣泥山樗之名反以爾雅為誤不知與其所說葉如櫟木皮厚數寸者正一物耳

張萱直稱栲為杘樗謂其與椿相類而以莊子不才之木當之不知彼自為樗此自為栲兩不相涉也何元子借其說以為栲全天年有長守之義取喻下意則真誤矣

小雅南山有臺篇 陸農師說此詩以栲可為車輻有久之道故曰遐不眉壽此與全天年之說相似

## 杻

杻（唐風山有樞篇）杻一名檍郭璞謂關西呼杻子一名土橿陸璣云或謂之牛筋正名曰萬歲葉似杏而尖白色皮正赤為木多曲少直枝葉茂好二月中葉疏花如楝而細蘂正白蓋樹是也按考工記弓人為弓取榦之道柘為上檍次之又輪人斬材牙以橿是材中車輞及弓弩之證楊用修亦謂宮中多樹之取億萬之意謂之萬年樹注唐詩者以冬青為萬年枝皆誤是也至張萱别以杻

為梓屬則非其類矣

他木取壽義者皆傅會惟杻舊有萬歲名差可通然通詩皆有宛死之句何獨於二章之木取長守義耶如使詩人果欲取木之壽者以為興則茂以加於松柏矣而但云栲杻乎哉

小雅南山有臺篇 杻自有萬歲名陸農師於此岩以弓幹取久義為眉壽興已覺贅設復因弓幹取象軍旅至别南北山為君明暗之分牽引魯論仲叔圉治賓客數語分配

萊楊李杻諸木何其輾轉傅會至此耶

椒

椒唐風椒聊篇　大椒釋木謂之檓鄭漁仲以為俗呼檓子通志別有蘑藙陸撥南椒之名其樹大略相等陸璣以為似茱萸有斜刺莖葉堅而滑澤是也寇宗奭謂秦椒葉差大粒亦大而紋低不若蜀椒皺文為髙異是檓當為秦椒名又陶隱居云今從西來形似椒而大色黄黑味亦頗有椒氣或謂即今樛樹子樛乃豬椒恐謬則漁仲

以俗呼梂子者為秦椒亦誤矣
說文有茉無椒舊謂椒叢生如薔薇之屬非木故但從
草不知此乃譌文有似豆菽之菽不可從也
傳以椒聊連言陸璣謂聊為語助詞一說聊薄畧也何
元子引爾雅云朹檕梅朻者聊則檕梅名朹其朻者名
聊也朻說文云高木也聊即朹之高者此可謂獨解但
朹梅不見他書又與椒並言亦恐非倫愚疑釋木此條
亦汎指木之叢生糾曲者言與樸枹者文相似不必專

屬杭梅也椒條叢生因謂之椒聊即下所云遠條耳

椒性多實故以為蕃衍之喻其采之盈升盈匊正其常事鄭氏欲合沃盛反常之喻强以少實解之誣椒甚矣

王肅謂種一實蕃衍滿一升尤非理

傳訓兩手為匊陸農師謂匊二升也愚按篆文匊從手屈掌會意象兩手用力形是兩手為匊也然匊二升二匊為豆四升見禮書則匊大於升與農師說合又詩以為蕃衍固不當僅為兩手所奉者耳

嚴華谷云椒實蕃衍采之盈升然方興未艾將不止於今日之所觀故復歎是椒也其新長之條日益遠矣條益遠則實益蕃喻桓叔之子孫將日益衆多也舊説蕃衍碩大遠條之意重複今分别之以見詩人紆餘之旨此最得解

陳風東門之枌篇　此乃男悦女之詞以視爾貽我詞旨玩之語皆虛活非真贈投蓋覩其如荍之容而忻慕愛樂之恍若芬郁襲人異香盈握猶言風送蘭麝之意不必便與

贈芍齊觀也不然則真如劉貢父所云椒益陽熯腎當為女贈士之戲語矣

周頌良耜篇 椒實通謂之椒非專謂椒木正義以為椒木氣香作者以椒言香則泥矣古者以椒和酒取其芬烈今俗猶用之此詩所謂椒馨乃實語非借用為馨香之詞觀楚辭直稱為椒漿可見

栩

栩 唐風鴇羽篇 釋木有栩無柞又但言櫟實之狀而不復釋

為何木則栩與柞櫟三者自為一種或葉實小大之微差爾陸璣謂秦人呼柞為櫟徐州人呼櫟為杼風土記謂吳越之間名柞為櫪孫炎謂櫟之實為橡古今注亦謂杼實為橡均可互證或別櫟實之橡斗與栩橡異恐未是鄭漁仲又以栩杼為柞以櫟為槲不知槲乃槲樕即召南樸樕耳顧乃混櫟於槲而別杼於櫟其說不愈誣耶

爾雅苞義凡三見釋言云苞稹釋詁云苞蕪茂豐也又

釋木云如竹箭曰苞其義亦各有取然穜義之訓叢生自屬枝條言栩枝條迫迮梱緻故謂之苞栩耳鄭氏獨釋為根之狀則凡木根皆叢生者何獨於栩櫟是稱耶惟其如是是以於苞桑不得其解耳

陳風東門之枌篇　古者立樹以表道東門宛丘乃陳國之大都會故植枌栩以識其處當是表道之樹非特為遊息休蔭之用已也詩稱柞枝蓬蓬莊子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故遊者即於其下而婆娑以為樂爾

小雅黄鳥篇　何元子以桑穀為惡木故引莊子櫟社之說以為櫟亦無所可用似也然今柞木人以為梳子殻又可以染亦非竟無用者不必過為詆毁以申已說耳

櫟秦風晨風篇　陸璣云秦人謂柞櫟為櫟河内人謂木蓼為櫟椒樧之屬也其子房生為梂木蓼子亦房生故説者或曰柞櫟或曰木蓼此秦詩宜從其方土之言柞櫟是也鄭漁仲駁之以為釋木云櫟其實梂詩秦風山有苞櫟並此也其釋木云栩杼與唐風集于苞栩並是柞木

而陸璣誤謂是此耳愚按櫟有黑心櫟白櫟䌛櫟諸類白者子尤細䌛櫟以堅忍得名非木蓼也櫟即是栩蘇頌亦謂柞櫟也杼也栩也皆橡櫟之通名此當以陸說為正或又謂橡實大於櫟葉冬凋櫟不冬凋亦未然至木蓼出南鳳州揚高如冬青不凋與櫟異種而上林賦注應劭云櫟辛木也顏師古以為木蓼葉辛初生可食亦似混為一木並誤

此詩以所有為興詞旨與邶山有榛鄭山有扶蘇唐山

有樞諸篇同

柞小雅車舝篇　風土記云歷山在始寧邳郯二縣界上舜所耕田在於山下多柞樹吳越之間名柞為櫟故曰歷山按此則陸璣所謂五方通語者有據矣故李時珍謂本草所說柞木乃鑿子木高者丈餘葉小而有齒光滑而韌其木及葉丫皆有針刺經冬不凋五月開碎白花不結子而別以柞為橡櫟之名是也書傳或稱柞或稱櫟或合稱柞櫟或別稱栩杼要是一種今併入栩部俾覽

者得互證焉

嚴華谷合引采菽緜及此詩之柞以為釋文分昨作二音止此一木不得自為參差愚按柞止有昨音其餘或隨文變叶不一如大雅載芟載柞叶下澤音側周禮柞氏之柞鄭司農讀如唶唶之唶屋笮之笮又漢有五柞宮俗或讀如乍或讀如柘則音之譌耳

析薪即是執柯之說與南山綢繆諸詩義同取分合意為婚姻喻足矣不必有葉盛蔽岡女妬蔽明之說也故

下直接云鮮我覯爾

小雅采菽篇　此當從時解分興下四句蓋柞枝根本盤固殿邦之喻也其葉蓊翳四蔭攸同之喻也皆屬來朝之諸侯言舊或分祖孫賢才或別天子諸侯俱未當何元子按尚書康王即位時事以實此詩故鑿分畢召東西亦不可據

大雅緜篇　鄭氏謂以柞棫生柯葉之時使大夫將師旅出聘問此大武斷王肅援世紀以附入毛傳尤傅會正義駁

之是也且此原未嘗言文王時事自一章至八章由在豳而遷岐而定宅而授田居民而作宗廟宫室門社卒乃美其木拔道通儼然成都成邑而混夷因之遠遁耳下章文王蹶生始及文王此明文可據者也

舊訓拔為挺拔何元子引説文云擢也又增韻云攻而舉之也柞棫拔矣如左傳篳路籃縷以啟山林之意此説得之柞棫叢生又多棘刺本非嘉木故古以供薪燎之用觀旱麓棫樸二詩可見太王遷岐芟闢險阻如皇

矣作屏修平凡木皆然何况叢刺之柞棫又可以為薪燎者乎此斷當為拔去之解史記秦拔我襄城師古注謂若拔木并得其根本是也集傳亦釋為挺拔之義而後註則云太王之時林木深阻至於其後木拔道通則仍主芟拔之説耳

大雅旱麓篇　詩之詞旨本明順可會鄭氏每曲説之而義反晦如此詩明謂柞棫宜供民燎又有棫樸薪槱可證而必云燎柞棫之旁之草而柞棫始茂則蛇足甚矣嚴華

谷以為不若謂民取供燎為不費詞則凡說詩而費詞者皆非詩之本旨可知也

大雅皇矣篇

斯拔亦訓芟拔之義二句緊蒙上作屏八者而言見其叢棘芟除楨榦挺峙儼然都會氣象故下云帝作邦作對也若柞棫皆任其遂茂則岐西之地維草宅之矣何為於菑翳灌栵檉椐檿柘諸木急急務去之哉

羅瑞良云詩人道柞尤多方周之興太姒夢商之庭產棘小子發取周庭之梓植之於闕間梓化為松柏柞棫

驚覺以告文王文王以為宗周興王之兆此詩斯拔斯兌未必不謂此也又述文王之事亦言柞棫拔矣山木頗多而獨言柞棫蓋柞薪者民之所燎且至於聳拔則其餘從可知也愚按此皆因詩詞杜譔典實要是不經語耳果爾則柞棫乃周家發祥之徵當竭力愛護培植之而乃以為薪櫄以供民燎人言其可信耶

條

條秦風終南篇　釋木謂柚為條郭璞以為似橙實酢生江南

是也傳別訓為槄陸璣從之謂即今山楸並非按條惟為柚專名與槄無涉釋木云槄山榎又云柚條二者分釋判然不得以槄為條也又孫炎註爾雅槄山榎亦引終南詩今皆不從其說

何元子引列子文橘柚凋於北徙謂終南不宜有柚當與汝墳條枚義同愚按此易字求解於義難通駁見梅部即據變枳變杏之說是條梅皆西北所罕見者正惟罕見而終南有之此其所以堪誇耳不然則枝曰條幹曰枚

何山葳有而獨於終南駕相比論乎

六駮秦風晨風篇　陸璣云駮馬梓楡也其樹皮青白駮犖遥視似駮馬故謂之駮馬下章苞棣樹檖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按此足正毛傳之誤蓋駮名釋獸有文釋木無文故傳即以為如馬倨牙之獸然合之詞旨匪但草木不倫即謂隰間有此猛獸亦覺誕妄山海經謂中曲山有獸如馬而身黑二尾一角虎牙爪音如鼓名曰駮食虎豹此豈常有之物耶況草木中如游龍伏牛以

鳥獸名者不可勝紀駁之為木無疑也古今注亦云山中有木葉似豫章皮多癬駁者名曰六駁

王肅謂言六據所見而言意謂駁馬有六此謬語或云六犖音同通犖為六即所云犖駁也愚謂此直名六駮如三奈三七之類物之以數名者頗有正不必易字作犖以求其義耳

樕

樕秦風晨風篇 樕一名蘿郭璞謂即今楊樕實似梨而小酢

可食陸璣云一名赤羅一名山梨一名鹿梨一名鼠梨齊郡廣饒縣堯山魯國河内共北山中有今人亦種之按此乃梨屬陸農師以為木大細密如羅故曰羅有赤白二種以赤者為上故傳專以赤羅釋檖也說文作樣此省文

陸農師謂秦詩初曰晨風卒曰樹檖者言人君所以用人之道始於能致之終於能立之樹檖以況可與立之臣此大强解夫樹檖緣何以立為義豈云樹者植立之

意耶

或解樹檖為成樹之檖愚謂此但增字成文以樹字代上苞字順言之則檖樹是也正不必於此求解若鶴鳴詩爰有樹檀文亦同此

棗

棗豳風七月篇棗與棘異小爾雅云棘實謂之棗陸農師亦謂棘大者棗小者棘皆混為一種非也釋木棗有壺棗要棗白棗酸棗齊棗羊棗大棗填棗苦棗無實棗樜棗

諸名凡十有一舊註於齊棗塡棗未詳羅瑞良所謂郭氏得其九者也又謂後世有紫棗玄棗西王母棗東海蒸棗洛陽夏白與夫雞心牛頭羊矢獼猴細腰諸名然釋木所謂羊棗即羊矢要棗即細腰白棗疑即夏白其餘土物又有夭棗産南徐州樂氏棗産青州南棗産浦江密雲棗産密雲波斯棗産廣州别有萬歲棗一名千歲棗木名海梭其種類同異之不可勝紀如此

剥傳但訓擊正義以為棗須就樹擊之所以剥為擊是

也陸農師云棗實未熟雖擊不落已熟則爛不擊自墮蓋收棗擊而落之故齊民要術所謂全赤即收收法撼而落之為上又羅瑞良引大戴禮云剝者取也其修治則曰新之疐之則剝之不得為修治明矣王介甫好為異義別以為剝其皮而進之宜其後悔奏除也

樗

樗豳風七月篇 古語樗樗栲漆相似如一故陸璣以為樗樹及皮皆似漆是也蘇頌云椿樗二木形榦相類椿木實

而葉香可噉樗木疎而氣臭北人呼樗為山椿江東呼為鬼目寇宗奭辨二木以無花不實木身大其榦端直者為椿其有花而莢木身小榦多迂曲者為樗莊子所謂大本擁腫不中繩墨小枝拳曲不中規矩者正此說文以𣚍為薪樗之樗别樗讀若華重丈作樓此謬也𣚍乃古樗字其讀若華者則樺與獲耳字書或合樗樺為一或分𣚍樗為二並非

薪樗因采荼帶言取韻成句而已凡木之不中材用者

始爲薪如楚棘之類皆是若謂惡木以供農夫之爨豈養老酒食所燎盡是桂薪耶

小雅我行其野篇　古婚期在秋冬此確不可易者鄭氏乃以樗葉初生爲仲春之時嫁娶之月誕矣且蔽芾陰翳非歷夏不能有此茂盛何云始生耶若泥樗爲惡木喻遇惡人亦是穿鑿又或取依蔽休息義與下就居於詞旨要未似愚謂此乃飢饉流離之詞當與苕華同時所作凶年百物凋耗故野行荒凉惟見惡木陰蔽所采者遂蓄

惡菜而已此是賦現前光景即茗華所謂鮮可以飽者別無取喻之意耳

杞

杞小雅四牡篇　此杞乃釋木文所謂枸檵者郭璞以為即今枸杞陸璣云樹如樗一名苦杞一名地骨春生作羮茹微苦其莖似莓子秋熟正赤是也別有枸忌地輔羊乳託廬三青蔓換骨菜天精子卻老根仙人杖西王母杖諸名見本草廣韻諸書

嚴華谷分杞為三種以此四牡及杕杜四月北山四杞為枸杞别南山湛露二杞為山木將仲子之杞為杞柳說本陸璣然惟枸檵耑有杞名若杞梓則梓類郭璞謂之梗杞非杞也今惟以杞柳别屬柳餘諸杞仍彚釋同異是否覽者類而辨之可耳

廣雅以枸乳為苦杞地筋為枸杞分二物則陸璣謂枸杞作羮茹微苦一名苦杞似混而為一又蘇頌云枸杞春生苗葉如石榴葉而軟薄堪食俗呼為甜菜疑陸璣

微苦之說當是苦杞非枸杞也

蘇頌謂枸杞莖榦高三五尺作叢此即詩稱苞杞之義叢生以莖榦言則其謂之苞亦指莖榦叢生可知其義與苞栩苞桑同總無言及根枝者

韻會小補載集韻杞或作梩增韻通作芑合芑杞梩李為一並誤

栩父杞母第取叶韻不必有義觀鴇羽亦咏集于苞栩而統言父母可見此何元子云爾愚謂趁韻成文凡詩

皆然何獨鴇羽四牡二篇哉持此說詩方可免穿鑿一病

小雅杕杜篇 嚴華谷謂鄭孔說此杞皆不明言其何物以采言之當是枸杞是也然按正義直以為杞木之葉則似竟指杞梓之杞矣采之將安用耶

集傳有春暮而杞可食之語說詩者遂謂采杞又過於木萋之時或辨之云采杞當即在卉木萋止之日特期而未至故借此以致其想望耳愚謂采杞託言原不當

泥時為說蘇頌謂枸杞春夏採葉秋採莖實冬採根彼
雖為藥籠之須然亦足見其隨時可採不必拘為春初
春暮作時物之變觀也
此當為遥想征夫在役之事念其陟山采杞而以父母
為憂耳與北山詞旨正合故上云女心傷止我心傷悲
而此獨云憂我父母也舊俱作婦人望夫之觧故謂呼
夫為父母尤非理
小雅南山有臺篇 嚴華谷斷此詩之杞為山木蓋據陸璣之說

云杞一名狗骨山材也其樹如樗理白而滑可以為函及檢版其子為木蝨可合藥故集傳說此詩亦從之按此數語乃釋枸並非釋杞者此殆誤據云爾愚謂仍當指枸杞言亦不必牽養人為義或謂杞與李同可食以興父母則又陋說也

小雅湛露篇 何元子仍以此杞為枸杞謂今枸杞一名狗骨其樹亦如樗陸所云即枸杞也詩以杞棘並言棘木低小則杞非大木可知且以後章桐椅例之桐椅相類杞

棘亦當相類愚按木之叢生者被露獨厚杞堇榦叢生與棘並有苞稱故以杞棘並言似不應為杞梓大木然杞與棘要是二種若何氏緣枸杞通枸棘為同類諸侯之喻則武斷矣

小雅四月篇　舊解有據禮表記註以詩豐水有芑之芑為枸檵因謂芑杞二字通用杞梾之杞亦當通作芑乃爾雅所云白苗者此蓋强牽生民以歸肇祀之文合孔叢子思祭之語亦武斷甚矣杞固無通芑者且蕨薇皆以草

言杞椃皆以木言此明文不可誣也

小雅北山篇　嚴華谷亦以此杞為枸杞當從其說杞葉初生可采以為茹而鄭氏以非可食之物為興郝仲輿又謂苦菜為食苦之比豈此詩之杞固即廣雅所釋苦杞者抑將同采芑之芑如陸璣所謂似苦菜集傳所謂野苦蕒者故以苦為喻耶要未可據矣

常棣

小雅常棣篇　按釋木常棣專有棣名與唐棣逈别郭璞

謂今關西有棣樹子如櫻桃可食者是也分赤白二種以其結子如李而小因别有郁李之名其實非李屬也蓋鬱之實大如李此如李而小其種各異故鬱并不得為棣屬觀釋木文及陸璣所説判然無可混者戴侗合唐棣為一物殊謬至其説棣以為小木叢生髙不過五六尺其華或紅或白或單出或重出紅而重出者團圓多種之白而單出者結實如小李頗得其實存之

陸農師云唐棣之華反而後合常棣之華上承下覆甚

相親爾故常棣以燕兄弟又宋氏云世人多誤以常棣為唐棣於兄弟用之唐棣栘也栘開而反合者也比兩物不相親合觀二說則唐棣與常棣其華性逈殊明甚鄭氏謂承華者曰鄂按鄂同萼古通用曹憲訓為花苞是也說文引詩亦作萼唐明皇取此為兄弟之喻以華萼交輝名樓此皆可證傳云鄂鄂然外發於義未安前輩有說此詩者謂吾讀至鄂然字每不勝鄂然可為一噱

鄭氏謂不字當作柎字柎乃鄂足此語確不可易何元子引韻會小補云萼花檕也不花蔕也又左傳華不注山伏琛齊記引虞摯畿服經作柎言此山孤秀如華柎之注於水其讀入聲者誤也又通作趺亦作跗楊用修云東晳詩白華朱萼白華絳趺唐人亦有紅萼青趺之句皆可證又來斯行云郤至衣韎韋之跗注雜問志作韎韋之不注可見柎跗不三字皆作通用按此引據皆確備録其説存攷

正義謂華下有鄂鄂下有柎以鄂足比於弟華比於兄鄂既承華又與柎連則鄂柎同比弟也愚謂不然合鄂與不始成一華然則華乃總言下鄂與不則言其華之實也自說詩者多宗傳以不作豈不解故唐世以華萼名樓而詞章家稱棣萼棠花無復有言不者惟蘭成作後魏賀拔夫人墓誌乃云鄂跗雄圖其言蓋有本矣此當以鄂比兄以不比弟上承下覆所謂兄弟相親之象也何元子謂一柎輒生二萼為連枝同氣之喻恐未然

秦風晨風篇　傳訓苞棣為唐棣正義疑之以為未詳聞不知此斷為毛公之誤耳釋木明以唐棣為移常棣為棣則棣之名惟常棣得有之故常棣或稱常或稱棣皆可通而唐棣從未有舍唐而專言棣者戴侗謂常棣小木叢生故詩稱為苞棣若扶移高聳尋丈大廣數圍當在喬木之列又安得以苞稱耶

小雅采薇篇　傳以爾為華盛貌按爾有繁義以言常華則繁英歷録之狀似之三倉解詁謂爾為華繇是也故釋天

地人物山川草木之書名爾雅又漢書儒林傳文章爾雅言其質文相副也其義俱可互證陸農師顧泥常棣之詩通爾作通通謂其上承下覆有親近之象不亦遠乎

## 枸

枸 小雅南山有臺篇 傳訓枸為枳枸說文作椇樜崔豹云一名樹蜜一名木餳實形卷曲核在實外一名機枸子陸璣謂枸樹山木其狀如櫨一名枸骨高大如白枸所在山中皆有理白可為函板 按此正嚴華谷所引說南山有杞者其誤據無疑矣 枝柯

不直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噉之甘美如飴八九月熟江南特美今官園種之謂之木蜜是也木蜜前引作木蝨此誤中之誤陸農師謂今俗呼枅栱羅瑞良作枅枸謂即曲禮椇榛之椇一名蜜曲録詩詁謂一名木珊瑚語録云建陽謂之皆拱子吾鄉呼為兼勾又按曲禮疏謂椇即今白石李鄭康成謂今邳郯之間食其實亦名支枸又名厲漢脚指又一名雞距子一名木屈櫟梵書謂之木蜜凡二十餘名皆是物也

正義以釋木無文引宋玉賦枳枸來巢謂枸木多枝而曲所以來巢是也嚴華谷駁之謂風賦字作枳句李善注橘踰淮為枳句曲也句音溝似非毛義愚謂此乃李注之誤枳枸為一木之名非踰淮之枳明甚荀子枳木必待隱括烝矯然後直又明堂位四代之俎商以椇舊謂俎足横木為曲撓之形如椇枳之枝則枳枸木本是曲者李善誤以木狀釋木名故句讀音義皆譌嚴氏又誤據李注云然耳

或謂詩所以取興枸者不徒取高大堅久之義枸可代飴所以為養末句云保艾爾後艾之為義則養也此大穿鑿枸實即可代飴作養然其為養有限果爾詩何不言其養之大者如豳風所云葵菽棗稻之類而區區一枸為耶

穀

穀小雅鶴鳴篇 廣雅訓穀為楮陸璣云幽州人謂之穀桑或曰楮桑羅瑞良辨之謂太戊時桑穀共生劉向以為桑

猶喪也穀猶生也是以桑穀為二物也而陸璣謂穀有穀桑楮桑之稱則又一物也愚按穀自有桑名書傳所稱不一舊傳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共生於朝則專言桑不言穀矣而韓詩外傳稱穀生湯之廷七日而穀亡又專言穀不言桑則桑穀之為一木明甚今楮紙最下者俗呼桑皮紙亦是其證陸農師謂先賢以皮斑者為楮皮白者為穀有辦者曰楮無辦者曰稱分三種恐未然

穀雖非嘉木然江南人績其皮以為布亦以為紙葉初生又可茹又斑穀之皮可取為冠廣州記謂蠻夷取穀皮熟搥為揭裏布鋪以擬氊則其資於用者甚廣安得以惡稱之陸農師謂惡木而以善名猶甘草名大苦之類羅瑞良則謂穀田久廢所生又李時珍謂楚人呼乳為穀其木中白汁如乳故以名之三說並非穀從禾從木字義自别六書本分不可混也

以穀較檀美惡自分然非真棄材也論衡楓桐之木生

而速長樹檀以五月生葉後彼春榮之木則榖之易生者視之為賤矣此與上蘀對舉皆不賢之喻何元子謂首言蘀萚歎賢人凋謝耳此言榖則喻所進用者無非小人是以蘀作檀葉解故云然駁見前

小雅黄鳥篇 鳥性隨木所棲不必泥榖為惡木以喻所處之非地嚴華谷云說者以黄鳥集榖啄粟喻侵迫不知黄鳥人所愛玩集木啄粟未為侵害於人其說甚當愚按舊解以無集無啄為此邦之言不我肯榖為去者之言

故以侵迫為說非也穀粟乃即其異國所依之處而言耳

# 栜

栜小雅四月篇 釋木以棧為赤栜白者直名栜是栜為赤栜嵩有之名也郭璞分赤栜樹葉細而岐鋭皮理錯戻好叢生山中白栜葉圓而岐為大木按此則栜木叢生卑小以其與栜相似故亦名栜非若白栜之為大木也釋木女桑謂之栜桑豈亦以叢生不高大與栜相似故名

與

嚴華谷謂此詩之栜與蕨薇杞並言當作萸也即自牧歸荑之荑何元子從之以為茅春生布地如針謂之茅針亦可啖夏生白葉茸茸然至秋而枯則皆四月維夏時所有愚謂栜與杞並言自當同為木類嚴氏通杞作芑因改栜為荑以與蕨薇配吾不信也

何元子又據郭璞說赤棟好叢生山中則非隰地所有疑爾雅以女桑為栜桑而詩亦云隰桑有阿則此隰之

梾或當為女桑此語尤誕詩多以山隰對言如樞榆栲杻漆栗之類不必定是言山者非隰有言隰者非山有也且唐風云隰有杻矣而小雅云北山有杻若以山隰之義泥之不兩相刺謬乎此所謂以文害辭說詩之大病也

蔦

蔦小雅有頍者弁篇　釋木無蔦名但有寓木列木部中而說文從木作樢以其皆寄生木上者斷為木屬無疑東方朔

傳在樹為寄生是也陸璣以為葉似當盧子如覆盆子
蓋與女蘿絶異女蘿延蔓乃草屬耳鄭漁仲謂女蘿即
蔦之一種通志亦謂大曰蔦小曰女蘿並非
蜀本草謂諸樹多有寄生葉葉並相似云是鳥鳥食一
物子糞落樹上感氣而生寇宗奭駁之謂若為鳥鳥食
物子落枝節間而生則麥當生麥穀當生穀不當生此
一物其説亦自有理愚謂大抵别是木之一種不能自
植必附木而榮者故桑柳楓槲皆有之通名為蔦而詩

云施于松上則是松上寄生者耳或以寓木宛童蔦諸名屬桑寄生而別女蘿為松上寄生胥失之矣正義謂蔦釋草無文寄生者毛以時事言之此不知通寓木之條遂曲解如此

棫

棫大雅緜篇棫一名白桵郭璞以為小木叢生有刺實如耳璫紫赤可啖者陸璣引三倉說謂即柞也其材理全白無赤心者為白桵今人謂之白梂或呼白柘愚謂棫與

柞自是二木棫而稱樸固是叢生者凡叢生之木未必能高大若枳棘類可驗故此詩與皇矣皆云拔而旱麓棫樸則以為薪燎其為小木可知三倉之說未可據也鄭漁仲於釋木棫注云即山柘而通志又以為柞別名說既矛盾而兩者又並謬亦不之察矣

大雅棫樸篇 棫樸

傳於此詩分釋棫為白桵樸為枹木於文義未明鄭氏謂白桵相樸屬而生者是也何元子泥傳說以為樸當别是一木疑樸即樕樸又謂槲樕與櫟相類亦

有斗櫟即柞也詩言棫樸猶之乎言棫柞此大臆斷愚按釋木以樸為木之枹者總名則樸非一木可知且樕乃槲名非樸為槲名詳見樸樕樕樸正與棫樸之文同詩作樸樕亦即苞櫟之謂也互證昭然豈可强分為一木名乎

月令註大者可析名薪小者合束名柴總言之則薪也或駁郭註謂棫以薪言棫既堪為薪不當云小木其見甚泥若漢廣詩蔞楚並可稱薪詎得執此以見棫之大

耶

薪槱是喻言鄭氏因槱字便泥為積柴燔燎之用以合奉璋㦤又推廣其説以為類帝伐崇取合六師皆武斷不可據

大雅旱麓篇　瑟傳訓家貌集傳訓茂密貌何元子謂鄭家賈公彦於周禮註疏引此皆作卹彼玉瓚卹本義訓憂當是愛惜之意愚謂不然玉瓚之瑟潔也乃瑟字本義庖羲氏作瑟使人精潔於心是也以言玉瓚則純潔之意

柞棫之瑟蕭瑟也楚詞蕭瑟兮草木黄落琵琶行楓葉荻花秋瑟瑟以言柞棫則亦蕭瑟之狀故可取以為薪二義自明前說均未當

大雅皇矣篇　斯拔亦主芟拔之義拔柞棫與上作屏八者為一時事皆屬太王之世此句蓋承上八者而總言之也觀下自太伯王季句可見其義與緜同

# 楛

大雅旱麓篇　楛木不槩見他書惟禹貢荆州之貢有箘簵

楛又家語肅慎氏貢其楛矢大抵西北之産詩言旱麓
蓋亦歧西地也陸璣云楛形似荆而赤莖似著上黨人
織以為斗筥箱器又揉以為釵則又不獨為箭笴用矣
郝仲輿謂榛可以供爨楛可以為矢文武之材以比聖
德此本羅瑞良之説亦穿鑿甚矣詩但舉草木之盛以
喻福禄之多更無他義嚴華谷云培塿無松柏由其氣
薄故也以斯語反觀之則詞旨自得矣

椐

椐（大雅皇矣篇）　椐一名樻陸璣謂其節中腫可作杖以扶老今人以為馬鞭及杖弘農共北山甚有之孔光傳賜靈壽杖顔師古云木似竹有枝節長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有合杖制不須削治是也今本草直稱為靈壽木山海經廣都之野靈壽實華又水經注來水合溹水湘水千秋水水出萬歳山山生靈壽木豈山水亦因此而得名歟

或謂今天台靈壽杖自然腫節乃籐也歟椐別一種愚

疑此即萬歲籐之類當與椐異存俟考者

翳大雅皇矣篇 附

傳謂自斃為翳此誤讀爾雅文也按釋木云木自斃柛立死椔蔽者翳郭璞謂樹翳覆地者文義甚明今舍却自斃為柛之條又譌蔽為斃而加一自字以翳為自斃之木亦不察矣不知惟亂柯蒙蔽故名為翳耳若自斃者則枯榦禿然而已其於陰翳之義何取乎茲于椐後附見俟覽者共證焉

樅

樅大雅靈臺篇　樅為木名釋木嵩列一條所謂松葉柏身是也郭璞謂今太廟梁材用此木又尸子亦有美樅之説今以詩義按之樅自當以木言云虡業惟樅者葢謂此植木與大版皆以美樅為之猶檜楫松舟之意炫美之詞耳陳祥道云詩虡業惟樅樅身葉皆直則虡業皆植木為之此可以斷已

傳訓樅為崇牙不知何據正義以有瞽之詩證之謂丈承虡業云然是膠柱刻舟之見也且傳但謂樅為崇牙

之名而已孔氏於義無解奮筆釋云其狀樅樅然則又易為雙聲形容之詞其不根可知

樂書有樅圖其形圓首長柄所以撞鐘陳暘云撞鐘鼓謂之樅漢司馬相如傳樅金鼓又古樂府戞玉樅金是樅乃擊鐘鼓之木之名以虡業樅三者對下賁鼓鏞于義較合此又一說

詩識名解卷十五